

近日,河南南阳市一纳入拆迁的小区惊现“艾滋病拆迁队”,经查,该项目开发商亿安房地产公司为加快项目拆迁进程,雇佣社会人员刘某某组成所谓拆迁办公室,之后刘某某找人组织 6 名艾滋病患者组成“艾滋病拆迁队”,以此恐吓、骚扰尚未签署拆迁协议的居民尽早搬迁。

艾滋病患者收钱参与拆迁



开发商“礼品清单”涉多名干部

据了解,卷入“艾滋病拆迁队”漩涡的是一个名为“亿安·天下城”的房地产项目,地处南阳市卧龙区梅溪街道办事处辖区。记者调查发现,该房地产项目是一个缺少多个证件的违法项目。

记者到该项目开发商南阳市亿安房地产开发公司采访时,在其办公室内发现一份“春节发放福利人员名单”显示,除了 59 名公司员工外,名单上竟然还列有梅溪办事处和区征收办共计 31 人,并注明系“亿安天下城参与征收人员”。

记者查阅资料比对后发现,名单

上的人员包括,梅溪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刘小丽,办事处主任华德奇、副主任鲁康,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永芳、纪工委书记耿昀等;还有卧龙区住建局局长张德景、副局长王河生,以及区征收办主任詹国平、副主任王书强等。

在另一张“12 月份物品领用(酒)”清单上,则列出了亿安公司此前招待有关政府部门的部分用酒数量。其中 19 日招待土地局、规划局“草庐对”2 瓶、27 日招待梅溪派出所“草庐对银钻”4 瓶。此外,接受宴请招待的单位还包括电业局、燃气公司等。

南阳市卧龙区纪委监察局已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,将根据调查结果,严肃处理并尽快向社会公布。

“艾滋病”参与拆迁给 2000 元

河南南阳“艾滋病拆迁队”经媒体报道以来,有关涉案人员随后被当地警方控制。28 日下午,记者在南阳市看守所对面采访了两名主要嫌疑人。其中一名艾滋病参与者坦承:被人在拆迁中当了枪使,很后悔。

48 岁的崔洪(化名)系河南南召县农民,2008 年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,“当时一共来了 6 个人,都是艾滋病人,是我和另一个兄弟从周边村里找过来的。”关于雇佣费用问题,崔洪表示,刚来的时候,雇佣者“刘虎子”一次性给了 2000 元,随后大家依靠卖门窗有些收入。“这中间,拆除的门窗先后卖了 3 次,头回 3000 多元钱,第二回 1000 多元,第三回 900 多元。除了吃住开销外,剩下的钱都被平摊了。”

最后,崔洪表示此前从未以艾滋病人身份参与讨债、拆迁事宜。他对此“被当枪使”很后悔,一度流下了眼泪。

已被刑事拘留的召集人“刘虎子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,雇佣“艾滋病拆迁队”是自己上网学来的,艾滋病人也是自己打电话召集的。但他否认了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,表示作为一个包工头,自己只是从拆迁公司手里接了一部分活,拆不动的时候才想到了这个办法。

负责办案的南阳市公安部门有关人员表示,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。(据《燕赵都市报》)

开发商给官员发福利丑闻如何收场

河南南阳一违法建设项目雇艾滋病病人拆迁,目前 5 名主要嫌疑人被控制,多名官员被处分。然而,荒唐“闹剧”并没落幕:记者意外获取的一份企业“春节发放福利人员名单”中,卧龙区相关街道办事处、区征收办数十名党政干部赫然在列。违法项目雇艾滋病病人拆迁,究竟谁给的胆子?这张“春节发放福利人员名单”,或许就是答案。尽管涉事的数十名干部是否接受福利尚需求证,但基于斑驳现实与生活经验,人们不能不浮想联翩。卷入“艾滋病拆迁队”漩涡的“亿安·天下城”房地产项目,仅有项目规划许可证,土地使用、用地规划乃至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缺失,却能一路绿灯,职能部门若不姑息,可能吗?开发商敢搞逼拆,又是玩阴的,又是耍硬的,如此跋扈,监管部门何以失语?本应行使监督职责的政府部门,不但未及时叫停制止违法项目,反而以罚代管,一再纵容开发商的违法行为,涉嫌失职渎职,应被问责。问题是,仅仅是失职渎职吗?如果相关人员收受福利属实,就涉嫌受贿了。据悉,因在“艾滋病拆迁队”事件中监管失职,卧龙区纪委对卧龙区征收办主任詹国平、区住建局副局长王河生、区征收办副主任王书强、梅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鲁康分别给予处分。而在企业“春节发放福利人员名单”上,除了上述四人,还包括梅溪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刘小丽,办事处主任华德奇,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永芳、纪工委书记耿昀,卧龙区住建局局长张德景等。他们个个都是当地握有实权的官员,都能左右这个房地产项目,这些人是否接受了利益输送?

由于真相未明,且引起了公众的猜疑,更高级别的监管部门不妨介入调查。一是当地官员收受福利是否属实?若属实,就不能止于党纪政纪处分,而应交由司法部门;二是在这起“艾滋拆迁”事件中,当地官员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?是否涉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?三是当地相关部门在其他拆迁事件中是否涉嫌违法违纪?因为,像这样的拆迁乱象在当地并非孤例。

政府人员给开发商打工,开发商给政府人员发福利,这是怪象,更是丑闻。官商在勾肩搭背甚至暗自媾和中,拍卖了法律法规,出卖了公共利益,把拆迁户当成了牺牲品。那些乱伸手的官员,一再突破底线,触碰高压线,难道就这样安然无恙?(据《京华时报》)

谁在为艾滋病拆迁队撑腰

河南南阳市竟然有“艾滋病拆迁队”!他们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,骚扰被拆迁对象,以获得“立竿见影”的动员效果。在媒体曝光后,当地政府称已经介入调查并将处理拆迁队组织者。然而,记者暗访明访得到的细节,实在触目惊心:原来艾滋病拆迁在某些地方早就司空见惯,甚至有公安私下里透露,十年前就接触到讨债公司和拆迁公司雇佣艾滋病患者的情况;如今,艾滋病拆迁队甚至已经“被带往武汉、广州等大城市讨债”。

为什么有人会雇佣艾滋病人干“脏活”,艾滋病拆迁队的“威慑力”何来,不就是以使别人感染艾滋病为威

胁吗?在我国法律中,无论是拆迁还是讨债,均不允许使用威胁、暴力等手段,艾滋病拆迁队实际上就是一种犯罪行为,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,怎么没有人管呢?公安人员表示,这事的确不好办。那么仅仅是不好办吗?就在南阳市,居民张振铎向民警揭发了艾滋病拆迁队后,家中连续遭到钢弹枪袭击,在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后,他两次报案均未获立案。

“艾滋病拆迁队”无疑是一条丑陋的新闻,用当地官员的话来说,是“利用弱势群体对付公民,与地痞流氓行为无二”。可是,这种丑陋为何长时间肆虐,

甚至猖狂到报复举报人?当邪恶与丑陋气焰嚣张,往往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正义与正气已经萎靡。这样一个环境下的问题,还不只是惩恶扬善的机制坏,更是社会自治和自愈的机制失灵。对非法献血等历史问题遗留的艾滋病人,缺乏足够的保障与扶持,让他们处于难以抵挡违法获利诱惑的境地。他们既受到社会歧视的迫害,又在利用和助长这种歧视。这样的恶性循环,难道不是地方治理者的巨大悲哀?“艾滋病拆迁队”是社会的伤痕,更是对治理者只顾 GDP 不顾民生惨痛的控诉,所以,要问责的何止是拆迁队的组织者呢?(据《解放日报》)

“艾滋拆迁”牵出送礼清单,关门自查让谁信?

按照南阳市政府此前的通报,人们可以推导出:一个社会人员是在开发商默许,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基层单位完全不知情,也没有获得默许支持的情况下,组成了“艾滋病拆迁队”,飞扬跋扈,恐吓、骚扰尚未签署拆迁协议的居民尽早搬迁。这可能吗?

“艾滋病拆迁队”在即拆未拆的小区大量喷写“艾滋病拆迁队”标语,用购买的弹弓和钢珠向被拆迁户家窗户进行射击,还直接亮明艾滋病患者身份,威逼恐吓居民搬迁——这是高调嚣张至极的逼迁举动,如果街道和区监管部门都毫不知情,是说不通的。更可能的情况是,街道和区监管部门知情不为,默许支持开发商操控“艾滋病拆迁队”大肆威逼恐吓的做法。

南阳市的通报还延续了近年来一

些地方问责干部,只罚副职的逻辑,梅溪街道办、卧龙区住建局都是副职受罚。副职被罚,还被冠以监管失职的名义,如此飘飘的分,更像是受罚官员的一种“保护”。尽管南阳市有关部门竭力撇清街道和卧龙区监管部门的责任,但新华社记者在涉事开发商办公地点发现的“春节发放福利人员名单”,就使得前者的掩盖粉饰失去了意义。

眼下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,制发该名单的时间应该稍早一些,名单上提及的春节福利还可能没有发放出去。但涉事项目的改造启动于 2012 年 10 月,随后即出现了开发商运作的逼迁。而无论是此前相对温和的逼迁,还是“艾滋病拆迁队”实施的逼迁,在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之前,被拆迁户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据此,人们完全有理

由怀疑,这期间的多个节假日,涉事开发商也向名单上的领导干部送过钱。

事件曝光后,南阳市卧龙区启动调查,很快就做出了调查结论和处分意见,认定涉事开发商是“幕后黑手”。而礼品清单的存在,证明这样的调查处理不仅仓促,而且相当明显的掩盖官商利益联系,将“渎职”甚至不排除更深度卷入事件、涉及严重腐败的官员,说成是“失职”。可以认为,要深挖“艾滋病拆迁队”事件真相,南阳市有关方面自行调查或委托卧龙区调查了解,已失去了为人信服的所有前提。当地应将此事件的调查提交更高级别的河南省,与之同时要更为坦诚的公开与此事件相关的信息,为媒体采访挖掘真相提供便利,避免涉事开发商相关人员和官员串谋。(据红网)